

古龙著

天涯明月刀



李丛书

古龙 著

天涯明月刀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写在《天涯·明月·刀》之前

—

在很多人心目中，武侠小说非但不是文学，甚至也不能算是小说，对一个写武侠小说的人来说，这实在是件很悲哀的事，幸好还有一点事实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——一样东西如果能存在，就一定有它存在的价值。

武侠小说不但存在，而且已存在了很久！

关于武侠小说的源起，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：‘从太史公的游侠列传开始，中国就有了武侠小说。’这当然是其中最堂皇的一种，可惜接受这种说法的人并不多。

因为武侠小说是传奇的，如果一定要将它和太史公那种严肃的传记文学相提并论，就未免有点自欺欺人。

在唐人的小说笔记中，才有些故事和武侠小说比较接近！

《唐人说荟》卷五，张鷟的《耳目记》中，就有段故事是非常‘武侠’的。

‘隋末，深州诸葛昂，性豪侠，渤海高瓚闻而造之，为设鸡肫而已，瓚小其用，明日大设，屈昂数十人，烹猪羊等长八尺，薄饼阔丈余，裹馅粗如庭柱，盘作酒碗行巡，自作金刚舞以送之。’

昂至后日，高瓚所屈客数百人，大设，车行酒，马行炙，挫椎斩脍，皛辄蒜齏，唱夜叉歌狮子舞。

瓚明日，复烹一双子十余岁，呈其头颅手足，座客皆喉而吐之。

昂后日报设，先令美妾行酒，妾无故笑，昂叱下，须臾蒸此妾坐银盘，仍饰以脂粉，衣以锦绣，遂擘腿肉以啖，瓚诸人皆掩目，昂于奶房间撮肥肉食之，尽饱而止。

瓚羞之，夜遁而去。’

这段故事描写诸葛昂和高瓚的豪野残酷，已令人不可思议，这种描写的手法，也已经很接近现代武侠小说中比较残酷的描写。

但这故事却是片段的，它的形式和小说还是有段很大的距离。

当时民间的小说、传奇、评话、银字儿中，也有很多故事是非常‘武侠’的，譬如说，盗盒的红线，昆仑奴，妙手空空儿，虬髯客，这些人物就几乎已经是现在武侠小说中人物的典型。

武侠小说中最主要的武器是剑，关于剑术的描写，从唐时就已比现代武侠小说中描写得更神奇。

红线，大李将军，公孙大娘……这些人的剑术，都已被渲染得接近神话，杜甫的《睹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，其中对公孙大娘和她弟子李十二娘剑术的描写，当然更生动而传神！

号称‘草圣’的唐代大书法家也曾自言：‘始吾闻公主与担夫争路，而得笔法之意，后见公孙氏舞剑器，而得其神。’

‘剑器’虽然不是剑，但其中的精髓却无疑是和剑术一脉相通的，由此可见，武侠小说中关于剑术和武功的描写，并非全无根据。

这些古老的传说和记载，点点滴滴，都是武侠小说的起源，

再经过民间评话、弹词和说书的改变，才渐渐演变成现在的这种型式。

二

《彭公案》、《施公案》、《七侠五义》、《小五义》，就是根据‘说书’而写成的，已可算是我们这一代所能接触到的最早的一种武侠小说。

可是这种小说中的英雄，大都不是可以令人热血沸腾的真正英雄，因为在清末那种社会环境里，根本就不鼓励人们做英雄，老成持重的君子，才是一般人认为应该受到表扬的。

这至少证明了武侠小说的一点价值——从一本武侠小说中，也可以看到作者当时的时代背景。

现代的武侠小说呢？

三

现代的武侠小说，若由平江不肖生的《江湖奇侠传》开始算起，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时代。

写《蜀山剑侠传》的还珠楼主，是第一个时代的领袖。写《七杀碑》的朱贞木，写《铁骑银瓶》的王度庐可以算是第二个时代的代表。

到了金庸写《射雕》，又将武侠小说带进了另一个局面。

这个时代，无疑是武侠小说最盛行的时代，写武侠小说的人，最多时曾经有三百个。

就因为武侠小说已经写得太多，读者们也看得太多，所以有很多读者看了一部书的前两本，就已经可以预测到结局。

最妙的是，越是奇诡的故事，读者越能猜到结局。

因为同样‘奇诡’的故事已被写过无数次了。易容、毒药、诈死，最善良的女人就是‘女魔头’——这些圈套都已很难令读者上钩。

所以情节的诡奇变化，已不能再算是武侠小说中最大的吸引力。

但人性中的冲突却是永远有吸引力的。

武侠小说中已不该再写神，写魔头，已应该开始写人，活生生的人，有血有肉的人！

武侠小说中的主角应该有人的优点，也应该有人的缺点，更应该有人的感情。

写《包法利夫人》的大文豪福楼拜尔曾经夸下海口。

他说：‘十九世纪后将再无小说。’

因为他认为所有的故事情节，所有的情感变化，都已被十九世纪的那些伟大的作家们写尽了。

可是他错了。

他忽略了一点！

纵然是同样的故事情节，但你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，写出来的小说就是完全不同的。

人类的观念和看法，本就在永不停的变化！随着时代改变！

武侠小说写的虽然是古代的事，也未尝不可注入作者自己新的观念。

因为小说本就是虚构的！

写小说不是写历史传记，写小说最大的目的，就是要吸引读者，感动读者。

武侠小说的情节若已无法改变，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，写人类的情感，人性的冲突，由情感的冲突中，制造高潮和

动作。

应该怎样来写动作，的确也是武侠小说的一大难题。

我总认为‘动作’并不一定就是‘打’！

小说中的动作和电影画面的动作，可以给人一种生猛的刺激，但小说中描写的动作就是没有电影画面中这种鲜明的刺激力量了。

小说中动作的描写，应该是简单，短而有力的，虎虎有生气的，不落俗套的。

小说中动作的描写，应该先制造冲突，情感的冲突，事件的冲突，尽将各种冲突堆构成一个高潮。

若你再制造气氛，紧张的气氛，肃杀的气氛。

用气氛来烘托动作的刺激。

武侠小说毕竟不是国术指导。

武侠小说也不是教你如何去打人杀人的！

血和暴力，虽然永远有它的吸引力，但是太多的血和暴力，就会令人反胃了。

四

最近我的胃很不好，心情也不佳，所以除了维持《七种武器》和《陆小凤》两个连续性的故事外，已很久没有开新稿。

近月在报刊上连载的《历劫江测》和《金剑残骨令》，都是十五年前的旧书，我并不反对把‘旧书新登’，因为温故而知新，至少可以让读者看到一个作家写作路线的改变！

《天涯·明月·刀》，是我最新的一篇稿子，我自己也不知道它是不是能给读者一点‘新’的感受，我只知道我是在尽力朝这个方向走！

每在写一篇新稿之前，我总喜欢写一点自己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和感想，零零碎碎已写了很多，抛砖引玉，我希望读者倒也能写一点自己的感想，让武侠小说能再往前走一步。
走一大步。

一九七四、四、十七、夜、夜深。

楔 子

‘天涯远不远？’

‘不远！’

‘人就在天涯，天涯怎么会远？’

‘明月是什么颜色的？’

‘是蓝的，就象海一样蓝，一样深，一样忧郁。’

‘明月在那里？’

‘就在他心里，他的心就是明月。’

‘刀呢？’

‘刀就在他手里！’

‘那是柄什么样的刀？’

‘他的刀如天涯般辽阔寂寞，如明月般皎洁忧郁，有时一刀挥出，又仿佛是空的！’

‘空的？’

‘空空濛濛，缥缈虚幻，仿佛根本不存在，又仿佛到处都是。’

‘可是他的刀看来并不快。’

‘是的！’

‘不快的刀，怎么能无敌于天下？’

‘因为他的刀已超越了速度的极限！’

‘他的人呢？’

‘人犹未归，人已断肠。’

‘何处是归程？’

‘归程就在他眼前。’

‘他看不见？’

‘他没有去看。’

‘所以他找不到？’

‘现在虽然找不到，迟早总有一天会找到的！’

‘一定会找到？’

‘一定！’

人在天涯

夕阳西下。

傅红雪在夕阳下。夕阳下只有他一个人，天地间仿佛已只剩下他一个人。

万里荒寒，连夕阳都似已因寂寞而变了颜色，变成一种空虚而苍凉的灰白色。

他的人也一样。

他的手里紧紧的握着一柄刀，苍白的手，漆黑的刀！

苍白与漆黑，岂非都正是最接近死亡的颜色？死亡岂非就正是空虚和寂寞的极限。

他那双空虚而寂寞的眼睛里，就仿佛真的已看见了死亡！

难道死亡就在他眼前？

他在往前走。他走得很慢，可是并没有停下来，纵然死亡就在前面等着他，他也绝不会停下来。

他走路的姿态怪异而奇特，左脚先往前迈出一步，右脚再慢慢的跟上去，看来每一步都走得很艰苦。可是他已走过数不尽的路途，算不完的里程，每一步路都是他自己走出来的。

这么走，要走到何时为止？

他不知道，甚至连想都没有去想过！

现在他已走到这里，前面呢？前面真的是死亡？

当然是！他眼中已有死亡，他手里握着的也是死亡，他的刀象征着的就是死亡！

漆黑的刀，刀柄漆黑，刀鞘漆黑。

这柄刀象征着的虽然是死亡，却是他的生命！

天色更黯，可是远远看过去，已可看见一点淡淡的市镇轮廓。

他知道那里就是这边陲荒原中唯一比较繁荣的市镇‘凤凰集’。

他当然知道，因为‘凤凰集’就是他所寻找的死亡所在地。

但他却不知道，凤凰集本身也已死亡！

二

街道虽不长，也不宽，却也有几十户店铺人家。

世界上有无数个这么样的小镇，每一个都是这样子，简陋的店铺，廉价的货物，善良的人家，朴实的人。唯一不同的是，这凤凰集虽然还有这样的店铺人家，却已没有人。

一个人都没有。

街道两旁的门窗，有的关着，却都已残破败坏，屋里屋外，都积着厚厚的灰尘，屋角檐下，已结起蛛网。一条黑猫被脚步声惊起，却已失去了它原有的机敏和灵活，喘息着，蹒跚爬过长街，看来几乎已不象是一条猫。

饥饿岂非本就可改变一切？

难道它就是这小镇上唯一还活着的生命？

傅红雪的心冰冷，手也冰冷，甚至比 he 手里握着的刀锋

更冷！

他就站在这条街道上，这一切都是他自己亲眼看见的，但他却还是不能相信，不敢相信，也不忍相信！

——这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灾祸？

——这灾祸是怎么发生的？

有风吹过，街旁一块木板招牌被风吹得‘吱吱’的响，隐约还可以分辨出上面写着的八个字是：‘陈家老店，陈年老酒！’

这本是镇上很体面的一块招牌，现在也已残破干裂，就象是老人的牙齿一样。

可是这陈家老店本身的情况，却还比这块招牌更糟得多。

傅红雪静静的站着，看着招牌在风中摇曳，等风停下来的时候，他就慢慢地走过去，推开了门，走进了这酒店，就象是走入了一座已被盗墓贼挖空了的坟墓。

他以前到这里来过！

这地方的酒虽然也不太老，也不太好，却绝不象醋，这地方当然更不会象坟墓。

就在一年前，——整整一年前，这酒店还是个很热闹的地方，南来北往的旅客，经过凤凰集时，总会被外面的招牌吸引，进来喝几杯老酒！

老酒下了肚，话就多了，酒店当然就会变得热闹起来，热闹的地方，总是有人喜欢去的。

所以这并不算太狭窄的酒店里，通常都是高朋满坐，那位本来就很和气的陈掌柜，当然也通常都是笑容满面的。

可是现在，笑容满面的陈掌柜已不见了，干净的桌上已堆满灰尘，地上到处都是破碎的酒坛，扑鼻的酒香已被一种令人作呕的腐臭气味代替。

堂前的笑闹喧哗，猜拳赌酒声，堂后的刀杓铲动，油锅爆

响声，现在都已听不见，只有风吹破窗‘噗落噗落’的响，听来又偏偏象是地狱中的蝙蝠在振动双翅。

天色已将近黑暗。

傅红雪慢慢的走过去，走到角落里，背对着墙，面对着门，慢慢的坐下来。

一年前他来的时候，就是坐在这地方。可是现在这地方已如坟墓，已完全没有一点可以令人留恋之处。

他为什么还要坐下来？他是在怀念往事？

还是在等候？若是在怀念，一年前这地方究竟发生过什么足以让他怀念的事？

若是在等待，他等待的究竟是什么？

是死亡？真的是死亡？

三

夜色终于已笼罩大地。

没有灯，没有烛，没有火，只有黑暗。

他憎恶黑暗，只可惜黑暗也正如死亡，都是绝对无可避免的！

现在黑暗已来临，死亡呢？

他动也不动的坐在那里，手里还是紧紧的握着他的刀，也许你还能看见他苍白的手，却已看不见他的刀，他的刀已与黑暗溶为一体。

难道他的刀也象是黑暗的本身一样？难道他的刀挥出时，也是无法避免的？

死一般的黑暗静寂中，远处忽然随风传来了一阵悠扬的弦乐声。

此时此刻，此情此景，这乐声听来，就象是从天上传下来的仙乐。

可是他听见这乐声时，那双空虚的眼睛里，却忽然现出种奇异的表情——无论那是种什么样的表情，都绝不是欢愉的表情。

乐声渐近，随着乐声同时而来的，居然还有一阵马车声。除了他之外，难道还会有别人特地赶到这荒凉的死镇上来？他的眼睛已渐渐恢复冷漠，可是他握刀的手，却握得更紧。难道他知道来的是什么人？

难道他等的就是这个人？

乐 难道这个人就是死亡的化身？

仙乐是种什么样的乐声？没有人听过！

可是假如有一种令人听起来觉得可以让自己心灵溶化，甚至可以让自己整个人溶化的乐声，他们就会认为这种乐声是仙乐。

傅红雪并没有溶化。

他还是静静的坐在那里，静静的听着，忽然间，八条腰系黑绸的黑衣大汉快步而入，每个人手里都捧着个竹篓，竹篓里装着各式各样奇怪的东西，甚至其中还包括了抹布和扫帚。

他们连看都没有去看傅红雪一眼，一冲进来，就立刻开始清洁整理这酒店。

他们的动作不但迅速，而且极有效率。

就象是奇迹一样，这凌乱破旧的酒店，顷刻间就已变得焕然一新。

除了傅红雪坐着那个角落外，每个地方都已被打扫得纤尘不染，墙上贴起了壁纸，门上挂起了珠帘，桌上铺起了桌布，甚至连地上都铺起了红毡。

等他们八个人退出去肃立在门畔时，又有四个彩衣少女，手提着竹篮走进来，在桌上摆满了鲜花和酒肴，再将金杯斟满，然后就是一行歌伎手挥五弦，曼步而来。

这时乐声中突又响起一声更鼓，已是初更，从窗户远远看出去，就可以看见一个白衣人手提着更鼓，幽灵般站在黑暗里。

这更夫又是那里来的？

他是不是随时都在提醒别人死亡的时刻？

他在提醒谁？

更鼓响过，歌声又起：

‘天涯路，未归人，

人在天涯断魂处，未到天涯已断魂……’

歌声未歇，燕南飞已走进来，他走进来的时候，就似已醉了。

天涯蔷薇

‘花未凋，
月未缺，
明月照何处？
天涯有蔷薇。’

燕南飞是不是真的醉了？

他已坐下来，坐在鲜花旁，坐在美女间，坐在金杯前。

琥珀色的酒，鲜艳的蔷薇。

蔷薇在他手里，花香醉人，酒更醉人。

他已醉倒在美人膝畔，琥珀樽前。

美人也醉人，黄莺般的笑声，嫣红的笑脸。

他的人还少年。

少年英俊，少年多金，香花美酒，美人如玉，这是多么欢乐的时刻，多么欢乐的人生？

可是他为什么偏偏要到这死镇上来享受？

难道他是为了傅红雪来的？

他也没有看过傅红雪一眼，就仿佛根本没有感觉到这地方还有傅红雪这么样一个人存在。